

绘制解放前红色期刊留存趋势图

05后少年用大数据解读历史

试试让数据说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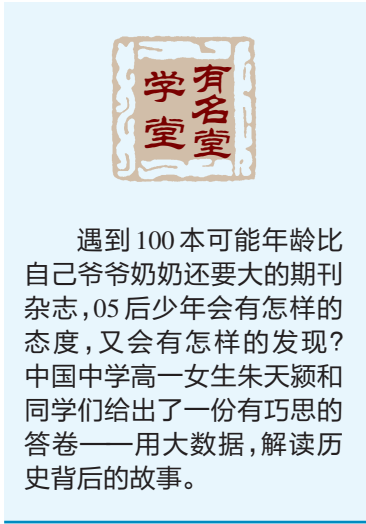
“这些期刊存在时间最短的只有9天？它们为什么会消失？”“它们真的消失了吗？在当时,有许多期刊换了一个名字,继续存在于世间……”在中国中学底楼举行的“红日照耀中国”百本红色期刊封面展板旁,作为小组长,朱天颖正在熟门熟路讲解着历史小组的研究成果。对历史事件的熟稔程度表明,她花了不少功夫。这场展览始于上学期,百本红色期刊成为同学们回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的窗口。

朱天颖从小就喜欢历史,但当小伙伴们面对100本期刊,一时竟不知该如何下手开展探究。95后历史老师高逢蔚给大家带来了新鲜的视角——不妨试试让数据说话!最终,大家决定选用1915年至1949年之间的60本为样本进行探究。

数据汇总、图表绘制、动态图制作……朱天颖说,这还是同学们第一次用这种方法为历史勾勒脉络,除了要掌握新技能,她牢记着高老师的要求——每一项分享都要有据可考,逻辑清晰,不能“想当然”。

图表背后有故事

这些期刊中,有宣传党的路线宗旨的机关刊物,有以小说、散文为主的文学性刊物,还有各种综合



遇到100本可能年龄比自己爷爷奶奶还要大的期刊杂志,05后少年会有怎样的态度,又会有怎样的发现?中国中学高一女生朱天颖和同学们给出了一份有巧思的答卷——用大数据,解读历史背后的故事。

性刊物。历史小组整理了60本红色期刊的兴办、停办、留存趋势图,又将1915至1949年分为北洋军阀时期、白色恐怖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趋势图中,红线表示每年新增刊物数量,蓝色表示每年停刊数量,黄线则表示每年存留总数,比对图表和史实,同学们发现许多有意思的现象。

比如,党刊处境艰难时,红色期刊总数量却并没有减少。原来,这一段时间内,《语丝》《莽原》等文学性刊物大量出现,其中鲁迅的《朝花



图为中国中学的百份红色期刊展览 本报记者 孙中钦 摄

夕拾》及小说就曾刊登在《莽原》上。“这说明,当时所有的人都在用不同的方式为积贫积弱的中国找一条出路,他们是忧国忧民的仁人志士。”朱天颖说。

同学们还发现,一些期刊即便一时被禁,但创办者仍未放弃革命的理想。“这本《向导》是党中央于1922年7月中共二大后所创办的党中央机关刊物,由蔡和森、瞿秋白、邓中夏等人担任主编。1927年7月18日,在白色恐怖之下,《向导》被查封。”朱天颖指着展览入口处的一

本杂志向记者介绍。小跑两步,她熟门熟路来到另一本杂志边,“你看,仅过了3个月,一本新的杂志《布尔塞维克》出现了,创办者还是《向导》的原班人马。”

感叹先辈的不易

用朱天颖的话说,在浩瀚的历史资料中穿梭,每发现一个诸如此类的“巧合”,就像完成了一次“榫卯结构拼图”,让她体验着学习的快乐和成就感,更震撼于百年前那群年轻人的激情。这次特别的学习经历

让同学们愈发感叹先辈们的不易,“周恩来和邓颖超创办《觉悟》的时候,跟我们现在几乎同龄,我们很惊讶,当时他们是有多大的魄力!”

“为了打破现阶段的迷惘,而欲寻觅正当的道路。于是我们承受了怀疑的目光,冷意的嘲笑,一切的困难……不知道其他的一切,只知道去健全我们的人格,锻炼我们铁一般的身躯。”在做课题的过程中,小朱特意将恽代英为《中国青年》撰写的一段发刊词,记在了心间。

本报记者 陆梓华

太爷爷用这台相机拍下了重要情报

祖辈留下“永不消逝的电波”,后代子孙铭刻在心



这是一台相机和一个家族四代人的故事。这更是一个隐秘而伟大的爱国故事。

“百物进百校,百讲证百年”中共一大纪念馆百件革命文物进课堂活动前天来到徐汇区第一中心小学。当二年级男孩秦翊凯和一台产于20世纪30年代的柯达相机在学校礼堂相遇时,让人不得不感叹时光流转的奇妙——男孩的太爷爷,正是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人物原型之一,解放前党的地下工作者秦鸿钧烈士。这台相机,则是他获取情报的得力助手。1949年3月17日,就在距离今天徐汇区第一中心小学不远的新南里,他发完最后一组密电码后,被十几名特务带走,不幸遇害。万幸的是,同时被捕的妻子韩慧如越狱成功。解放后,韩慧如成了徐汇区第一中心小学的校长,也将这台珍贵的相机,捐赠给中共一大纪念馆。

经历岁月沧桑,但眼前这台相机保存完好。它机身主体由金属外包皮饰制成,外侧的支架仍然光亮如新。当年,这种折叠式皮腔相机操作简单,拍摄时平视取景、目测对



孩子们仔细端详秦鸿钧烈士使用过的柯达照相机 本报记者 孙中钦 摄

焦,具有便携、声响小的特点,很适合用于秘密拍摄、探取信息之用。

徐汇区第一小学校长陆培贤介绍,学校近几年都会组织学生给秦鸿钧烈士写信,以书传情传承红色电波精神。在一大纪念馆宣讲员的讲述中,孩子们真切地了解到秦鸿钧烈士的勇敢和智慧。煤球箱藏电报收发机,竹竿藏天线,火柴盒藏电码情报,这些开展地下工作的巧妙做法令同学们肃然起敬。令四(4)班马尧窃特别有感触的是,当年,秦鸿钧只身前往苏联学习,仅带着一张手绘地图就出发了。组织要求不能乘坐交通工具,他就徒步前往。“真不敢想象,秦爷爷一个人夜里出发,走那么远的路,还不能坐车,不像现在,除了有各种便利的交通工具,还有导航为我们指路。”马尧窃说。

“虽然没有见过我的太爷爷和太奶奶,但我知道他们都是特别了不起的人。很早之前,爸爸妈妈就告诉我要向太爷爷、太奶奶那样不求索取但求奉献。”秦翊凯说,这是他们家的家训。这段时间,他正在读太奶奶韩慧如的回忆录《真正的共产党员》,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太爷爷当年被抓后,在同时经受三种酷刑的情况下也没有向敌人屈服。

前一阵,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在申城引来观剧热潮,让无数观众感动落泪。秦鸿钧烈士的孙子、秦翊凯的爸爸秦岭也带全家人去看了。秦岭说,他如今就像当年自己的父亲一样,开始给儿子讲述那些过去的事,一则让孩子对祖辈有更立体的了解,二则也启发孩子乐于奉献,用实际行动缅怀祖辈。

本报记者 陆梓华 通讯员 王梅

本报讯(记者 易蓉)

作为上海教育类基金会期盼中的龙头、慈善组织中的头雁担当,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走过28个春秋。记者获悉,基金会创新建设上海教育类基金会枢纽型社会组织,汇聚教育公益行业各方力量,自1993年9月至2020年12月底,基金会募集资金(含实物折算)累计共10.25亿元,累计增值收入为6.41亿元,资助总额为10.49亿元,设立并形成了如“曙光计划”“晨光计划”“阳光计划”“星光计划”等诸多品牌项目,助推上海各级各类教育事业的发展。

据了解,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成立于1993年,是市委、市政府贯彻落实“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部署,由市委发起成立的市级教育基金会。成立以来,基金会以募集资金为基础,以资金增值为重点,以资助教育为目的,积极开展各项工作。基金会积极谋划转型发展,探索上海教育类基金会枢纽型社会组织建设,打造以公信为基础、以资助为导向、以项目为示范、以理念为引领、以服务为支撑、以智力为资源的行业标杆和公共平台。

以复旦大学“玖园”项目为例,基金会作为社会力量的一方,参与《共产党宣言》展示馆的建设,对该项目予以500万元专项经费支持,与上海市委宣传部、市教委、复旦大学形成合力,助力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助力申城教育发展

二十八年资助超十亿元

及青少年课外教育基地建设。对“玖园”二期工程予以500万元专项资助的基础上,基金会依托自有公募平台,积极发挥枢纽联合作用,携手复旦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等共同发起了“点亮一颗星闪耀玖园星空”小额众筹计划。基金会作为平台枢纽,积极链接各联合发起方及支持单位,形成了“大额小额齐头并进、政府学校携手共建”的筹募新局面,参与人数超2000人,募得善款逾人民币130万元。

进入新时代,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进一步明确“服务”功能,发挥社会组织服务国家战略、服务发展大局、服务社会治理、服务政府、服务群众、服务同行的枢纽平台作用,积极为同领域内的社会组织搭建交流平台、反映共同诉求、整合有效资源、优化发展环境。同时注重科学研究,发挥智库作用,研究探索本市教育类基金会的发展路径及未来发展方向,发挥枢纽型教育类基金会集聚、辐射、示范引领作用。

广告

江苏银行上海分行

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

3.55%(20万起)

详询江苏银行上海分行各营业网点

021-22258262 021-22258273